

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研討會總結

溫順天著 陳愛潔譯

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天主教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及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舉行。為方便講者參與，研討會分為兩部份，分別在台灣及香港舉行。筆者在首部份會議擔任回應人，在第二部份會議則擔當翻譯員。

首輪研討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日至十一日，假座台北縣的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綠葉成蔭的校園舉行。在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上，發表了十六份

學術論文。然後由十六位回應人提供寶貴的評論和意見。論文以中文或英文發表。第二輪研討會則於六月十四日假座香港新界吐露港畔山明水秀的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在這次研討會上共發表八份論文。兩部份的研討會雲集了中、港、台，以及西方的學者，包括基督徒與非基督徒。

高雄教區單國璽樞機在台灣會議上致開幕詞，為研討會定下調子。他以帝國和民國為背景，粗略地勾劃出天主教在華的傳教史。由元朝的方濟會士若望·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開始，直至一九四六年建立中國聖統制，涵蓋了七
百年的歷史。然後，陳日君主教致詞，提出一些引
向舉行這次研討會的背景。陳主教承認自己不很熟
悉該段歷史，於是呼籲舉行研討會，好能持平地提
出義和團運動和基督宗教之間的衝突。其結果就是
六月的研討會。（單樞機及陳主教的演講全文見本
刊今期。）

兩位講者引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一
年十月向北京舉行的「利瑪竇抵北京四百週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致詞，教宗就教會傳教士過去在中國
傳教時所犯下的錯誤，向中國人請求寬恕。

台灣論文

在研討會發表的二十四篇文章，內容豐富，
涉獵多方面的課題。首位講者是耶穌會墨朗
(Luciano Morra) 神父。在其「十九世紀教廷、
中國與天主教教會發展」論文中，墨朗神父討論接
觸與衝突兩方面，在總結時指出，當時法籍的北京

主教樊國梁 (Alphonse Favier) 在分隔梵蒂岡與
中國的事上擔當重要的角色，他影響梵蒂岡放棄派
遣宗座代表到中國的計劃。樊主教支持維護法國對
天主教傳教事業的保教權。然後，來自意大利的博
士候選人趙蓓麗 (Elisa Giunipero) 發表論文，
題目是「歐洲傳教士眼中的義和團運動」。她採用
羅馬傳信部檔案處的資料，從三方面討論：敵視基
督徒的原因，傳教士在危機中的意見和行爲，以及
傳教士對賠款的態度。

譚永亮神父在「西方與中國資料中，蒙古南
部與中國西北的義和團運動和天主教會」論文中，
講述義和團運動對那些地區的聖母聖心會傳教士及
團體的影響。七位來自比利時和荷蘭等低地國家的
聖母聖心會傳教士死在義和團的暴力中。譚神父同
時引用中西方的資料來源，詳細說明當時聖母聖心
會傳教士服務地區的政治及經濟背景。他敘述義和
團與教會之間引起的土地糾紛，以及義和團攻擊個
別傳教會的典型事件。他也論及賠款問題。

方濟會韓承良神父在「義和拳與天主教會」論文中，首先提出概括的導言，然後集中於義和團在山東省韓莊天主教會鄰近地區的活動。繼韓神父之後，道明會山樂曼 (Miguel San Roman) 神父講論義和團在道明會福建傳教會範圍的活動。他在總結時指出，實際上並無事件發生。就在這時候，前輔仁大學校長、是次研討會主持人李震神父指出，「這是因為他們大概不能掌握福建方言！」他的講話引起全場大笑。

聶文樂 (Karl Rivinius) 博士在他的「山東省傳教會與義和團運動：特別論及聖言會」一文中指出，首兩位獲派往山東的聖言會傳教士安治泰 (Anzer) 和福石慧 (Freinademetz) 則選擇德國保護他們的傳教會，而不是法國。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兩位聖言會傳教士——韓理 (Hale) 和能方濟 (Nies) ——遭謀殺。一直尋求在中國建立租界的德國，現在利用這次事件為藉口，強佔山東省膠州灣。賠款亦有助教會擴充傳教站的網絡。這

導致大刀會與義和團，或兩者聯合進一步襲擊天主教傳教會。同時，黃河於一八九八年氾濫，迫使很多本地人逃離家園。其後，一八九九年農產品失收，導致山東省發生飢荒。人們把這些災禍歸咎於傳教士和外國工程師，因為他們擾亂了當地的「風水」。聶文樂承認，當時德國軍隊所採取的懲罰性行動，以及索取的賠款都是過份的。

輔仁大學歷史系羅漁教授在他的論文中，講述紅槍會對河南天主教會造成的迫害。然後，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吳蕙芳教授在她的「義和團研究中的史料發掘與史實建構——以口述資料為例」論文中，比較口述資料準確性的正反論據。

梁作祿 (Angelo Lazzarotto) 神父在「郭西德傳略」一文中，運用中西方的記載概述這位致命聖人意大利傳教士的生平。梁神父檢討有關證據，證明郭西德 (Alberico Crescitelli) 沒有做過任何不道德的行為，列入聖品當之無愧。他引用聖神研究中心兩位研究員——林瑞琪與柯毅霖——提供的資

料，指出人們對聖郭西德的指控不過是重複當時流行的謠傳而已。

林瑞琪在「義和團事件中太原市致命者特多的背景原因」中，探討太原居民的特性、山西天主教會的特質、當地官員的態度，並分析他們對整個事件的影響力。作者引用清政府的檔案資料，以及當時教會人士和反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報告和紀錄。他查閱當代的縣志對事件的描述。他亦訪問山西的教友，因為他們的親友就是在義和團運動期間被殺。他們向林氏表達家人對那些事件的回憶。

中文大學吳梓明教授在「義和團運動影響中國基督教教育工作的一些場景」中提出三個例子：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創辦的山西大學，雅禮協會的成立，以及中國基督教大學合併運動。吳梓明指出，義和團運動間接有助中國的基督徒教育發展，因為賠款被用作開辦基督徒教育機構。作者聲稱，在義和團被鎮壓後，基督徒教育工作有助緩和人們對外國傳教士的憤怒和反感。

其餘五位講者亦發表了精彩的論文，概要如下：查時傑：「義和團與北堂」；林桶法：「山東巡撫李秉衡對拳教意見的探討」；陳德漢：「拳會與教會的衝突——山東義和團興起初探」；王見川：「義和團運動中的宗教與信仰」；古偉瀛：「義和團與台灣人：以李春生為中心」。

香港論文

「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研討會移師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後，首位講者是魏揚波(Jean-Paul Wiest)教授。他在「義和團在基督徒劇場中的演出」論文中，敘述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一九零零年六月，義和團在河北省小韓村屠殺基督徒。一個參與屠殺的拳民曾經向該村的一名王姓基督徒學習武功。大屠殺發生時，王師傅剛巧不在村裡，但拳民殺掉了他的兒子、媳婦和他們的子女。一九零二年，雷鳴遠(Vincent Lebbe)神父在小韓村見證一次不平凡的修和行動。該名拳民後來悔改，

回到他的武功師傅那裡，爲了師傅兒子的死而請求師傅寬恕。王師傅接受了基督要我們寬恕仇人的命令，擁抱這位舊日的拳民，並且在對方領洗加入教會時，成爲他的代父。他得到了一位神子，來代替他的親生兒子。雷鳴遠神父在法國天主教報刊敘述這事件。天主教劇作家亨利·桑恩 (Henri Ghéon) 深受雷神父的敘述所感動，把它改編成話劇，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天主教圈子廣受歡迎，並且對法國教友和他們對在華傳教工作的見解帶來正面影響。

柯毅霖神父在他的「中國、教廷與法國：瑞良 (Giulianelli) 覲見清帝之行及其餘波 (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論文中，描寫梵蒂岡當時嘗試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由於法國政府反對，唯恐損及其對天主教傳教區的保教權，建交嘗試終告失敗。柯毅霖描述意籍司鐸瑞良神父帶同教宗良十三世給光緒皇帝的信函。事件於一八八五年四月八日發生，教宗的信函呈交到總理衙門（當時的外交部）。皇帝指示總理衙門主管李鴻章繼續談判。總

理衙門委任海關一名天主教僱員若望·喬治·鄧恩 (John George Dunn) 爲代表到羅馬繼續會談。教宗良十三世於一八八六年二月四日接見鄧恩。然而，由於法國政府施壓，威脅如果教宗派遣代表前往中國的話，法國的天主教徒便要承擔可怕的後果。教宗於是「含著淚」拒絕了北京的邀請。教宗良稱這次事件爲「他的宗座職務中最大的痛苦」。柯神父的論文顯示，儘管未能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梵蒂岡至少意識到它她指責與帝國主義連繫，於是嘗試把中國的天主教會擺脫法國護教權。

Dionisy Pozdnyayev 神父在「東正教會在義和團事件中的殉道史」一文中，敘述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有二百二十二位中國東正教徒被殺。

中國學者、廣州暨南大學湯開建教授在其「晚清聖母聖心會陝西三邊地區傳教述論」的一文中，敘述聖母聖心會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傳教工作的得與失，並探討義和團毀壞後的賠款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郭世佑教授發表「義和團運動

前後的伍廷芳」一文，敘述義和團運動期間，中國駐華盛頓大使伍廷芳在美國的活動。伍氏多次發表演講，要求他的美國聽眾切身體會中國的處境。

上海大學歷史系陶飛亞教授在他的「另一視角下的義和團運動：以近二十年國際研討會中文論文為依據的學術史研究」一文中，綜合一九八零年、一九九零年及二零零零年在中國，以及二零零零年在英國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有關義和團研究的論文。他歡迎外國人士參與這些研討會，因為他們會提供本身寶貴的意見，正是中國研討會所經常缺乏的。陶教授期待中西方的學者有更多合作機會。

香港教區《公教報》總編輯夏其龍神父在「慈善與仇恨：十九世紀的中國育嬰堂」一文中，敘述天主教傳教士開辦育嬰堂的活動。

台灣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陳方中教授發表了「在民間信仰及秘密宗教中的義和團」一文，提出義和團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宗教的運動。義和團信本身是民間宗教，為他們來說基督宗

教是一個敵對的宗教，是他們必須攻擊和剷除的。陳教授引用其中一個例子，是義和團所誦念的咒語：「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這好像祈禱文般的歌詠正是義和團運動含有宗教性質的例子。義和團必須跟他們當中的敵對宗教，即基督宗教作戰。

上述的簡短摘要未能充份表達出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的豐富和多元性。讀者要等待暫定今年（二零零四年）秋季出版的研討會論文集。由於論文以中文或英文發表，同時附有翻譯的摘要。各種不同的觀點構成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關係一幅有趣而多方面的圖畫。事實上，來自中、港、台與西方的學者，以及來自基督宗教三大支派——天主教、東正教與基督教——的基督徒雲集一起，以友善的態度討論一個具爭議性的歷史題目，證明類似的研討會非但是可能的，也是未來的潮流。祝願在未來的歲月中，有更多類似卓有成效的交流！ □